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七回 於侍御保友赴京 高征君辭爵歸省

于公即日具表，奏上於洪熙帝。帝覽表畢，有旨下，即敕禮部差官徵取到京。此時閣下楊士奇、楊榮，尚書蹇義，都御史王佐，各舉所知之人。當有升任杭州府通判朱耀在京，未出都門。于公聞得，即見禮部堂官，禮部官遂奏朱耀，即帶敕書徵聘高得暘到京。朱通判領敕詔，即馳驛到杭州武林驛下馬。府縣官出接，宣讀畢，府官即同朱通判造高君舊宅。有人稟曰：「高君不樂仕進，別築室於西湖鎖瀾橋旁。」三府聞言，即同眾齊到西湖上來，造高君之廬。只見門首題詠甚多，惟右首一詩，乃高君自詠者。其詩云：

五年築室傍西陵，槐柳為牆竹作屏。
最喜門庭無苛客，每逢時夕有嘉賓。
南陽諸葛三椽屋，西蜀楊雄半畝亭。
今日更無塵事擾，撫琴才罷閱諸經。
朱府判與眾看詩畢，皆羨高君有和靖、禹錫之雅操。

其時早有人報知高君。高君忙整衣冠出迎，令排香案接聖旨。宣讀畢，府判與高君各相見禮畢，分賓而坐，高君曰：「不肖匪才，素無學術，遁跡西陵。不料今聖上過聽於侍御之薦，有勞諸公祖光顧草廬。恐此行有辜負聖恩，實難應聘。」三府曰：「征君不必拒辭，今日朝廷求賢之意，急於饑渴。特下詔起英者於側陋，訪碩儒於岩棲。今閣下楊榮，尚書蹇義等，皆舉相知，俱已應聘就道。況於侍御之薦，決無謬也。且士當為知己者進。今相國楊士奇先前亦以儒士應聘，纂修我太祖實錄，如今已作台輔。征君豈宜若是之執乎？」高征君仍固辭不就。三府又曰：「吾聞鷓鴣不止園池，騏驎志在千里。征君抱經濟之才，當展經綸之志，何自韜隱堅卻如此？上辜了朝廷隆聘之盛典，下負良友特疏之美舉。」征君聞說方始允聘。

次日，高征君同府官至武林驛中與府官作別，星夜馳驛到京。此時楊閣老薦胡儼，蹇尚書薦李勉俱到，齊謁君完畢。朝廷即用胡儼為翰林檢討，李勉為國子監學錄，高得暘為宗人府經歷。不旬月之間，朝廷取在京學士劉穆之、楊士奇等為總裁，禮部尚書蹇義，並檢討胡儼、李勉、高得暘等為副總裁。高得暘同眾翰苑官在院中，果然博聞洽識，文理純正，議論合宜，雖總裁劉、楊、蹇、夏諸公，亦皆仰重。閒常時，每與于公議論政事，真有經國遠猷，安邦宏略。惜乎不樂仕進。每題詠之作，果然膾炙人口。京師盛傳於、高二公文詞清麗，得一詩一詞者，勝如得金。其文詞頗多，不能備述。高征君同眾纂修國史已完畢，朝廷俱加升職，因升高征君為編修。高君再三固辭，不肯就職，叩乞致仕歸故鄉，以遂所志。幸朝廷見其固辭，方准所請。

高君心悅，來辭于公，即日就欲起程。于公仍勸渠就職。高君曰：「弟蒙兄誤薦於朝，國史已完，安敢妄貪天祿？弟志已決，不須若留。」于公乃設席款待高君，各言衷曲，並談國家政事。高君曰：「吾昨夜觀天象，不出二□年之間，朝廷多事。非濟世之才，不能砥定。安知其不在兄乎？幸朝廷有福，乃生我兄，非兄不能匡濟也。」遂別公而出。

明日，高君不待旨下，即與二僕潛回，留書一秩、詩一首與寓所之人，囑付曰：「明日于爺來時，汝可將此呈上。」寓主人領諾。高君遂不別于公，飄然長往。于公連日不見高君動靜，乃親到寓所探望。寓主人稟曰：「前日高爺去矣，有書與詩在此。」即時呈上。于公遂取詩拆開看，云：

興在思鱸不可留，嚴灘孤月照羊裘。
昨宵已定將來事，今日難羈欲去謀。
報國丹心君自得，棲岩素志我何求！
謹將治世安民策，付與金蘭細玩籌。

于公看詩，嗟呀不已，曰：「高兄果有嚴陵之志，吾不及矣！」

于公因高君去後，國事少暇，乃差人恭請父母並家眷人等到京，同享天祿。差人去不三月，父母家眷皆請到。于公大悅，得盡溫清之禮。正是居家行孝敬，在國盡忠貞。

不數月，忽報云：「洪熙駕崩。」京城軍民人等，若喪考妣，盡皆慟哭。明日乃宣德登基，大赦天下。恩封諸藩王勛戚，次封在京官員。于公生一子，因逢朝廷恩賜父母冠服之日，即取所生子名曰冕。于公正欲奉養二親，忽報漢王作亂。於是朝廷特取公扈從駕行。公聞報，忙辭父母，隨從而行。不知若何。